

捫蝨新話

捫蝨新話卷之八

詩類

東坡贈劉景文

原本誤作文文張本作文文蘇集應作劉景文據改

文與可詩

儒學本作吳中橙蓋鱸繪桃水肥紫景致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

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論者謂

二字原本脫從儒學本補

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金橙縱

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底小船燒薤擣香齏

又云

以上三十字原本脫從儒學本補

溶溶春巷漾晴暉蘆筍生時柳絮飛不見江南

三月裏

詩集作還有江南風物否張本小註誤作大字在不見句上

桃花流水鱖魚肥予謂

二字原本脫從儒學本補橙

齏鱸膾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東坡西湖詩

儒學本作借西子形容西湖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

原本作也从儒學本

改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原本無盡字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

雲山已作歌眉淺儒學本作斂山下碧流原本作桃清似眼予謂此詩又是

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儒學本無有字誤處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潘

原本作張從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

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儒學本無潘字淑妃初亦名麗華

也又按原本作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

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

昏侯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儒學本作令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

扁鵲又詩云縱原本作俄從令司馬能鑱石原本誤作饒奈有中郎解

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原本作土從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

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方可闕略餘人正不可學

呂居仁秦少游詩

儒學本作嘲厥頑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禍

原本作禍從儒學本改

胎元自誤公

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後

原本作復從儒學本改

有人題於館

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

儒學本作頑下同

之作見者無不大

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僞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

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呂

原本作東從儒學本改

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

自註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

沈

原本無沈字從儒學本補

東老之壁故后山

儒學本后山作坡

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

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

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

按此陳後山非東坡詩此注張本同儒學本無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儒學本作梅聖俞河豚歐公食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度

原本作厭從儒學本改

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

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儒學本便字覺牽強不似梅

詩為切題

王荊公晚年極精巧儒學本無晚年二字

荊公晚年詩極原本無極字從儒學本補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

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可見其三字原本皆從儒學本

學本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雪原本無雪字從儒學本

儒學本補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

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

牆公為改云三字儒學本作又改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二字原本作詩從儒學本改此亦

原本無亦字從儒學本鈔本補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儒學本作詠梅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道此予誦其一

曰潔白二字儒學本作聚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原本本作落從儒學本

改鈔本

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
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
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
耳簡齋又有二字原本無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晚儒學本作曉晴
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儒學本無贈子山三字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源

原本作原從儒學本鈔本改

時南華翁林子山

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迓之有當年春榜首聞名對御

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

名將謂先生是古

原本作故從儒學本改

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

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

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見

原本無見字從

儒學本補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眞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

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而獨無此篇故儒學本有遂字記於此以補青瑣之

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

原本有中字從儒學本刪

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

如野老家入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

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儒學本作詩人多寓意於酒婦人

荆公論

儒學本作編

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

語

原本作詞從儒學本改

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

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

於詩特

原本無特字從儒學本補

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能原本無能字從儒學本補敗其志

儒學本作意

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

儒學本無之字

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

儒學本作寄

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閒適

之語蓋

儒學本有是字

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

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好

儒學本無好字

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

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甚

儒學本作復

作

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爲其

原本無其字從儒學本補

識汗下則不可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默詩

儒學本作詩狂怪似豁達李老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默之

歌詩坡以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尙

足言詩乎予聞慶歷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詠而

辭多鄙俚故予亦

儒學本有營字

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

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儒學本作論詩人下句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

儒學本無者字

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

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

儒學本作放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

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

細浪搖歌扇李侗儒學本作洞云魚搖儒學本作弄清儒學本作波影上簾櫳儒學本作無櫳字韓偓

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白公云梨

花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

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詩有四兩句優劣儒學本作詩評乃花譜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兩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

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

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蘆萄花

而王荊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闌提花邦翰撫掌

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此條儒學本於梨花一枝春帶雨字下脫一葉卽與艾慎幾傾蓋交條內曰野水無人

接相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儒學本無之辨二字韻上有有字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儒學本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儒學本趣然儒學本恐前輩或儒學本有所未聞

冷齋夜話誕妄儒學本作僧惠洪詞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盤墮影

儒學本作月側金盆墮水雁回醉墨書儒學本作當空君詩秀絕兩園葱原本誤作匆匆張本作匆匆相見

衲衣寒原本作開從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將社燕等

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

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語原本作諸從話甚詳而

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辭儒學本作文眞贋作也後讀曾公原本

作魯公從儒學本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本朝百家詩選爲曾慥所編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

話中數事皆妄

原本脫妄字從儒學本鈔本補

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

秦少游

原本作觀案秦觀字少章不得云少觀儒學本作游從改

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

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詩也遂增

儒學本作收

置豫章集中

儒學本無中字

然予觀

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僧病可瘦權詩太清

儒學本作文章忌俗與太清

予嘗與僧惠

儒學本作慧

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輩要

原本二字缺從儒學本鈔本補

皆

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誦

原本作贈從儒學本改

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

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亦

原本無亦字從儒學本補

足以死此語

雖似

原本無似字從儒學本補

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

原本

無犯字從儒學本補

俗而

原本無而字從儒學本補

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

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今

儒學本無今字

觀二僧詩正

二字原本無從儒學本補

所謂其清

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

儒學本有蓋字

從李商老遊

一日亦

原本作月一從儒學本改

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

原本作詩從
儒學本改

拈却

原本二字缺從儒學
本補鈔本作拾却

廬山不知當道何等

原本無何字從儒學
下有等字從儒學

本鈔本
改補本

語亦以為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曰

原本無曰字從
儒學本鈔本補

商老此論

儒學

本作
語

毋乃暗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儒學本作文字各有
所主未可優劣論

撒鹽空中此米

原本誤作未從
諸本改下同

雪也柳絮因風起

儒學本
無起字

此鵝毛雪也然

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為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即今

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所

原本無所字
從儒學本補

謂固未可優劣

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

原本有豈字
從儒學本刪

是且圖對偶

親切耶

捫蝨新話卷之八終

捫蝨新話卷之九

詩文類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儒學本作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

儒學本作警

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

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知此

二字原本作如從儒學本改

法吾所謂

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

儒學本無觀其二字

鋪張

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

儒學本作排

甲乙帳

原本無帳字從儒學本補

非也

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

二字原本改鈔本作殆自儒學本

甲乙帳

原本無帳字從儒學本補

非也

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無

原本本作於從儒學本改

韻

語

儒學本有始字疑殆之誤

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為押韻

儒學本有之字

文者是果足

儒學本有以字

為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

儒學本無當有二字

知者領予此

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儒學本用字有作無一字無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

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

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具

原本無具字從儒學

補本

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儒學本無有字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

儒學本無處字

無慮十數

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

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

原本作難從儒學本改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

扶導聖教剷除異端自

原本作是從儒學本改

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

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儒學本有矣字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儒學本作說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

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儒學本作東坡字魯直詩右軍書

黃魯直詩本儒學本有是字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儒學本作故從謂當

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為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為白

樂天則又所二字原本作不從儒學本改謂減師半德原本作青從儒學本改張本作清也此條儒學本接王右軍東坡字條所

謂青出於藍也句下為一條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儒學本作陳后山之學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儒學本有蓋字嘗有詩云向來一瓣

香敬為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為魯直何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儒學本無變文格而四字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絕

儒學本作唐末小詞

唐末詩體

儒學本作格

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

儒學本有世字

人盡力追之有不

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詩四六類

以文體爲詩四六

儒學本作文體二字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

詞曲類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儒學本作容落籍高瑩從良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

原本衍子字從儒學本鈔本刪

好客容我樽前時

墮幘

原本誤作情從儒學本改

落筆生風籍甚聲名獨

原本獨字缺從儒學本補

我公高山白早

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